



逝去的童年 历史的风景 时代的面貌 那年那月小时候……

民国女孩淑英子

周国平 主编 章咏 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

20年代

民国女孩淑英子

1920—1929

章咏 / 著 吴瞿 / 绘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年代 民国女孩淑英子 / 章咏著. —杭州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3.12

(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)

ISBN 978-7-5342-7938-6

I . ① 2… II . ① 章… III . ① 儿童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9677 号



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

20年代 民国女孩淑英子

章咏/著 吴瞿/绘

主 编 周国平

策 划 保冬妮

责任编辑 王宜清 陈曦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装帧设计 隋燕冬

责任校对 冯季庆

责任印制 吕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：www.ses.zjcb.com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940 1/16

印张 10 插页 4

字数 86000 印数 1—10000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7938-6

定价：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·主编总序·

童年记忆和时代变迁

哲学家、作家 周国平

每个人都曾经是儿童，都有过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。儿童的眼睛好奇而纯净，能见成人所不能见，在平淡中见有趣，在平凡中见真理。长大以后，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这种眼光，但多少会记得当年用它看世界的印象，它是我们心灵中永远的财富。

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珍贵的童年记忆。童年是人生的黎明，万物在晨曦里闪放着迷人的光辉。这光辉并未消散，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它永远笼罩着我们的童年岁月。所以，一个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，回忆起童年岁月，心中都会有莫名的感动和惆怅。

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又是非常个体化的，并且必然会染上时代的色彩。在不同年代度过童年，童年生活及其留下的记忆会很不同。对于同一个年代，儿童和成人的视角也会很不同。映照在儿童的眼睛里，相关年代的社会场景和风俗会呈现丰富而有趣的细节，从而为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。

基于上述理由，我对这套书的创意颇为欣赏。策划人保冬妮挑选了九位作者，年龄依次从上个世纪 10 年代到 90 年代，时间跨度近百年，请每人写一本童年回忆。这些作者都是在北京度过童年的平凡人，回忆的也是一些平凡事，文字皆朴实，求的只是一个真。把这九本回忆连贯地读下来，我们既可感受到同一年代儿童相同的童真和童趣，又能看到同一个北京从军阀混战、民国、新中国成立初直到“文革”和改革开放近百年变迁的轨迹。打通个体童年史和区域社会史，用童年记忆呈现时代变迁，我认为这个尝试是这套书最有价值的地方。



那年那月的小时候

儿童文学作家 保冬妮

八十多年前，北京城南的胡同里，有一个叫淑英子的女孩，她为我们写下了那年那月自己小时候的故事。

透过孩子纯真的眼睛，我们看着那平缓的文字娓娓道来的一段段跌宕起伏、趣味横生的亲身经历，宛如看了一部民国时代《京华烟云》的电视连续剧。

那是一个大家庭由穷到富、再由富变衰的家史。灾年流落到北京的殷实人家破落成难民，在奶奶组织下自救后各个崛起，殷实的生活让家里衣食无忧；但是，随着日本人占领了北平，一切都在风云变幻中坍塌了。

在种种变故和挣扎中，一个弱小的女孩子，宛如一朵顽强的太阳花，在民国岁月中寻找着光明和灿烂的曙光。她的笔下哪怕一个镜头一个情节，都会烙印在我们脑子里挥之不去……这一幕幕鲜活的故事，并不是电视剧，却胜过电视剧，因为它们可贵的是，全部来自于历史的真实记录。

翻开这些曾经是孩子的作者的童年笔记，真实地走进历史，跟随他们质朴的眼睛，我们发现了百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。

这些记忆有的已经破碎了，有的还新鲜地滴着时间的水迹。读着他们写下的文字，觉得自己也活了一百年。

· 作者自序 ·



我于民国十五年出生在北平，小名：淑英子。曾在宣武区丞相胡同小学读高小，在慕贞女中、光华中学读书。

我十六岁参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，参加抗日活动。1947年去解放区，在华北联大学习，毕业后在华北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工作。曾任新中国成立前华北石家庄一区团委书记。

抗美援朝时期参加志愿军。

1952年底在刚成立的《中国少年报》当记者，曾在《中学生》杂志、北京出版社任编辑，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革命史组做研究工作。

出版的著作有《老辈革命家彭德怀的故事》《老辈革命家陈少敏的故事》《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传略》。

· 目录 ·



- 引子 铁门小巷
1. 妈妈的老家在通州 / 8
2. 父辈曾是北漂族 / 12
3. 我的爸爸 / 15
4. 聪慧能干的妈妈 / 18
5. 我是淑乖子 / 21
6. 大哥和大嫂 / 24
7. 二哥的游戏 / 28
8. 特爱臭美的姐姐 / 32
9. 我还有个淘气胆大的弟弟 / 35
10. 第一个门的房客：曹锟的姨太太 / 38
11. 第二个院子的房客：高级知识分子 / 42
12. 《时报》的苏先生 / 44
13. 房客孙大娘 / 47
14. 褚将军和老姑一家 / 50
15. 被丢弃的一家人 / 53
16. 小画儿姐和她爸爸、妈妈 / 55
17. 会馆里的大学毕业生 / 60
18. 陈碧英之死 / 63
19. 去看看尚富霞家 / 67
20. 铁门的酱菜铺和桂馨斋酱园 / 69
21. 住在樱桃斜街的二姨 / 72
22. 二姨家的大橘子姐 / 75
23. 大银子姐姐 / 78
24. 我妈爱吃青杏 / 81
25. 卖老玉米 / 84
26. 卖豆汁儿的 / 86
27. 大槐树下卖零食的小贩 / 88



28. 冬天里的叫卖声 / 91
29. 玩转盘游戏 / 95
30. 跟着妈妈去买菜 / 97
31. 兔儿爷和八月节 / 99
32. 打雪仗 / 102
33. 进腊月要过年 / 105
34. 三十几晚上有喜有忧 / 109
35. 日本鬼子来了 / 112
36. 大海和长海 / 115
37. 被日本鬼子抓走的长海回来了 / 118
38. 我考上了慕贞女中 / 121
39. 我在慕贞女中的老师们 / 124
40. 美术老师孙敬修和我们的手工老师 / 126
41. 生物老师教会我一生都讲究卫生 / 129
42. 站在钢琴教室门外的我 / 131
43. 我的同学吴隆娴 / 133
44. 姑姑一家 / 136
45. 可怜的五十儿 / 139
46. 两个二表嫂 / 142
47. 向二表哥借钱缴学费 / 144
48. 永远也不能依靠别人 / 146
49. 别了，铁门小巷 / 150



引子 铁门小巷

我家住在北京城南的铁门胡同。那条胡同，地处今天的菜市口东侧，西边是骡马市大街。这条胡同明朝就存在了，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“京师街巷图”上有它的位置。

民国十七年吧，也就是1928年左右，我们家搬到了“铁门小巷”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“铁门小巷”就在铁门胡同的中间偏北，是铁门胡同73号。刚搬来的时候我也就两三岁吧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八十年一晃就不见了，我老觉着自己还是那么年轻。可是，现在腿脚确实不如从前了。想想，

八十年都过去了，那一天一天的日子，都像流水似的流过去，有些已经找不到踪影了。

三年前，我带着女儿和外孙们去过铁门胡同，想让他们看看我家的老屋子，没想到那里一片狼藉，拆得残墙断垣，哪里还有民国时候的样子啊，过去胡同里那些宁静的大槐树都不见了。

幸运的是，只有我家大门外的那三棵大槐树还在，和这三棵大槐树做伴儿的其他景物，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了。

民国的时候，胡同里有很多大槐树。整个铁门小巷里的六所房子，全是我姑姑家二表哥的房产，每一所房子里都有十个房间。小巷是个死胡同，进出小巷时有一个大街门，出来进去都从大街门走。

小巷里来过很多房客，有的人和中国近现代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所有的房客就像过客，来过之后，只留下了他们的故事，然后就消失在故事的深处，让人们去回忆、去琢磨了……

小巷子里第一个门儿里住的房客是民国临时大总统曹锟的五姨太。第二个门儿里的房客是高级知识分子、《晨报》的编辑。第三个门儿住的就是我家，我们住了小院里的三间一明两暗的大南房和四间东西厢房，三间大北房出租给了《时报》记者苏雨田。第四个门儿住的就是房产主——我姑姑家的二表哥。小巷里第五个门儿的房客是褚将军，褚将军住的院子里的南房还住了一家天津人。巷子里第六个门儿的房客是一家被主人遗弃在京的章姓南京人。那时候，我妈妈替二表哥家收房租，和房客们都特别熟。

在那儿我慢慢长大了，上了小学、中学……记住了好多事儿。



1. 妈妈的老家在通州

我妈妈的老家在北京的通州，姥姥和姥爷一家人都是做油漆彩绘的艺术工匠，自己在通州盖了一处非常宽敞的宅院。院子里敞亮、宽阔又干净，院子里种着苜蓿、枣树、石榴树、香椿树，还有玉米和很多蔬菜，扁豆、丝瓜、老倭瓜什么的。院子里搭着棚子，爬蔓儿的瓜秧爬满棚顶，不仅可以乘凉，而且开花结果，像个小植物园；姥姥姥爷爱种花，院子里有很多茉莉花、玉簪花、牵牛花、菊花，开了一季又一季，姥姥常把鲜花插在头发上。

姥爷的家一溜儿大北房有五间，两边是厢房，屋子里有墙柜，里



面全是叠得整齐的衣服。柜子擦得油亮干净，一尘不染。家里是土炕，我姥姥总是坐在炕上盘着腿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可是她很爱劳动，给孩子们做衣服、做鞋、做袜子，种花、种菜。

姥姥一家人，不那么风风嚷嚷的，大家都谦和、平静又安生，甭管日子过得怎么样，没有心浮气躁的；全家都安安生生地过着自己那份日子，挺踏实。

姥姥、姥爷说话都慢声细语，他们从不东家长西家短，也不议论家外的闲事。

我们小时候是不能问姥姥姥爷的名字的，那是规矩。我只知道姥爷姓李。姥爷和舅舅会画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画。听我妈后来告诉我，颐和园长廊上的画、故宫里宫殿的彩绘，他们家的祖辈们都曾参与过绘画工作，姥姥家一家子的男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油漆彩画工匠。

我的舅舅叫李贵，他手可巧了，他不仅画儿画得好，还会做大宫灯，各种各样纸糊的灯笼，大的小的都会做。舅舅做的蝈蝈灯、蝴蝶灯、金鱼灯可漂亮啦！尤其是金鱼灯，那简直就是精美的大型工艺品。他做的金鱼灯眼睛有网球大小，紫红的玻璃眼珠都可以动，鱼翅和鱼尾巴全可来回摆动。正月十五灯节前，舅舅就送我们家大金鱼灯，邻居们可羡慕了。

舅舅的儿子叫李增芳，他学了古书，也上了洋学堂，在北京铁路局电务段做了小职员。他爱听京戏，会拉胡琴，喜欢给报社投稿，时常写点文艺评论和剧评。

我妈妈上面有两个姐姐，我大姨很早就去世了，二姨高挑的个子，

小脚裹得好，后来嫁给了琉璃厂开南纸店的崔老板，家庭生活很富裕。

我妈妈看着姥爷舅舅画画，没人教她，但她聪明，也学会了画画。生了我们以后，给我们做衣服，鞋子、衣服上绣的花儿，都是她画的。

那个年代的北京女孩子，很少有人是大脚。因为那时候女孩子小的时候都要缠足，那是当时的流行风尚，男人觉得缠足的女人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，非常好看。我妈妈小时候，我姥姥给她缠足，用布条把除了大拇指之外的四个指头全包紧了，像粽子一样，目的是不让脚长大，以后找个好婆家。

可是我妈妈不喜欢缠足。姥姥刚给她缠上，她一出门到院子里就抖搂开了。玩完了回屋，我姥姥问她：“哟，你怎么把裹脚布给拆了？”

我妈说：“我嫌疼，不想裹。”我姥姥脾气可好了，不骂我妈妈，就对我妈妈耐心地说：“那你以后可找不到好婆家了。”

妈妈那时候才几岁，她根本不懂什么找婆家的事儿。她说：“找不到好的，就找不到吧。”姥姥一次一次地给她缠，她一次一次地打开。姥姥无奈地依了她。

就这样，她成了当时家里唯一没有裹成小脚的女孩子。

姥姥一家人，全家都特别讲究干净、整洁和节俭。一家人自己染衣服，白衣服煞白，蓝衣服瓦蓝。那时候没有熨斗，都用木槌子把衣服敲得平平整整，跟熨的一样。走出家门，人人都是平整的装扮，叫人看上去就不得不敬重。家里吃的饭也很简单，豆腐白菜是主要的配菜，家里从不大吃大喝，也没人抽烟喝酒，一家人都很长寿。

抗日战争时候，日本鬼子占领北京后，日本人把姥姥、姥爷的房

子霸占了，没给多少钱就占了院子，强行赶走了姥姥姥爷一家人。

姥姥姥爷逃难进了城，在南城的南横街找了两间房子住下了，什么东西都没带出来，生活一贫如洗，靠我们家和亲戚接济过活，姥姥姥爷直到九十岁才双双去世。如果没有日本人侵占了姥姥姥爷的家园，他们一定可以活到一百岁。舅舅赶上了解放，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，活到了一百岁才去世。



2. 父辈曾是北漂族



我听我妈说，我爸爸祖上是从山东省文登县大水坡村来到北京的。

有一年，爸爸的山东家乡闹大水灾，洪水把村子全淹了，家里突然变得一无所有，老少九口只能逃荒往北走。听人说北平好，在那里穷人有饭吃，他们就来到了北平附近的通州。其实，他们在这里也没有亲友可投靠，就住在通州塔尔寺的破庙里。那段时间，是家里最难过的时候，没钱买粮食，全家挖野菜吃，再买一盒豆汁儿加上一点儿棒子面吃一顿稀糊糊，每人喝上几口充饥。

我爸爸一家人早先在山东也是生活不愁吃穿；到了通州，我爷爷

和一个小叔叔连累带病没多久都去世了，我奶奶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我奶奶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有眼光、有魄力的家长。在山东老家，她念过私塾，也会打算盘珠子。面对艰难的现状，她一点儿不慌张，也不绝望，她把自己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组织起来，告诉他们：“我们要活下去，不能靠要饭活着，要靠本事活着。甭管啥年景，甭管人在哪儿，不努力，吃不了饱饭。你们干好了，将来就有饭吃，而且能吃得很好！”

于是，我姑姑们和我伯父们在奶奶的安排下都找到了工作。女孩子和我奶奶一起给裁缝铺和私人家做针线活补贴家用。男孩子里的老大在生意铺里当小伙计跑天津码头；老二学印刷，当印刷工学徒；我爸爸是老三，当了玉器行的学徒。

在奶奶的严格教导下，孩子们没一个叫苦的。没过几年，一家子的生活像我奶奶计划的那样，真的就好起来，温饱不愁了。

我大伯父高高的个子，能干又英俊。他在天津做生意，攒钱开了个卖海鲜和海产品的干货店，不再给人家当伙计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娶上了漂亮的媳妇。

二伯父于焕斌在印刷行干得也很好，他一边当学徒一边学文化。二伯父有文化也有心计，他从一个印刷工人，做到了技工师傅。他学会了印刷厂的管理，又当上了掌柜的，一路青云直上。

二伯父自己开办起印刷厂，还开了两个门市部的印刷局，承接铅印、石印业务以及篆刻各种图章，店里还卖各种文具、文化用品等等。这两个门市部开设在前门大街劝业场内，那里当时是北京最繁华的商场。

二伯父发了家，他娶了两个太太，梳着分头，西服革履，在当时成了相当有风度的企业家。

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，从山东避荒而来的于家人，已经成为民族工商业者。那时，奶奶还是家中有权威的家长，她指挥着二伯父全家和我父亲一家，再加上请到家里来的教书老师、厨师、用人等三十多口子的一个大家庭，在京城里过上了相当富裕的生活。真是子孙满堂，日子红火。全家人都非常敬重这个富有魄力的老奶奶。

